

3 - AUG 1934

本刊業已呈請登記

新語林

第二卷
第二期



光華書局經售外版書籍

中國新文學源流	現代中國女作家論	近代文藝思潮	文藝批評集	戲劇論文集	近代散文鈔 上下冊	小品文精選	唐人小說	唐代女詩人	李長吉評傳	詞曲史	藝術社會學	現代世界文學大綱	歐洲文學史綱	中國文學論集
周作人講 實價五角	野艸 實價四角半	孫席珍著 實價五角	錢杏邨著 實價一元	藝術劇社編 實價七角	沈啟元編 實價二元二角	陸晶清著 實價三角半	汪辟疆編 實價一元五角	陸晶清著 實價四角半	王禮錫著 實價五角	王易著 實價二元	胡秋原譯 實價一元四角	張我軍譯 實價七角半	金石聲編 實價一元	汪馥泉譯 實價五角半
歸雁	雲鷗情書集	素箋	低訴	病院中	愛的巡禮	寡婦的心	寒夜集	稚瑩	市聲艸	采菲錄	婦心三部曲	靜靜的頓河	敗北	一個婦人的供狀
盧隱女士著 實價六角	盧隱女士著 實價五角	陸晶清女士著 實價五角	陸晶清女士著 實價三角	程碧冰著 實價八角	朱雲影著 實價三角半	劉衡靜著 實價五角	彭芳艸著 實價四角	臧公著 實價一元	王禮錫著 實價六角	盛犀編 實價一元五角	施益存譯 實價一元五角	賀非譯 實價一元	沈端先譯 實價五角半	周樂山著 實價六角
◀ 凡向本局購者一概免收郵費 ▶														

光華書局最近新書

小品文三講 (光華小文庫)

馮三味著 實價一角五分

隨着小品文的風行，小品文作法一類書籍也大量地出現了。本書是著者前為本局新學生雜誌而作，內容精審，以少許勝人多許。研究小品文者，讀之獲益匪淺。

北歐神話 (光華小文庫)

汪馥泉譯 實價一角五分

神話為治文學者所必修。希臘羅馬之神話，國內知之者已衆。但北歐神話，因民族歷史不同，自成系統。本書係根據日文本譯出，故事趣味濃郁，譯筆清暢流利，曾刊載本局新學生雜誌，流傳未廣，特為重印，以饗讀者。

兒童讀物二種

愛國劇本 愛國詩歌

周近新編 實價二角

周近新編 實價二角

本書包含劇本五個，題材均採自九一八事變，一二八事變及義勇軍活動情形。注重於民族意識之喚起，愛國精神之培養。篇幅長短適宜，極合小學生表演之用。

以培養民族意識為前提而選輯古今詩歌若干首，加以極詳細之註解。採作小學生之國語補助課本或課外讀物，最為適宜。即成人讀之，亦可激發愛國思想。

法西斯蒂小叢書

法西斯主義之檢討

夏含華著 實價一角五分

法西斯主義近頃風靡全世界，然其利弊究竟若何，一般人尚多茫然。此書以極經濟之文字加以檢討，使讀者不至作盲目之景從或反對。

新語林

第二期 目錄

民國二十三年七月廿日

雜感

- 難行和不信.....公汗 (一)
- 自然.....大受 (二)
- 縱通.....周木齋 (三)
- 新愁.....風子 (四)
- 劉半農的隔膜.....敦龐 (五)
- 天才.....任白戈 (六)
- 完人.....徐懋庸 (七)
- 畫像.....魏猛克作 (八)

論文

- 關於三個問題的一些拉雜意見.....張天翼 (九)
- 不要再上知堂老人的當.....陳子展 (一〇)

小說·詩

- 巷.....盛煥明 (一四)
- 討債.....周楞伽 (一六)
- 男子閒在家裏了.....君涵譯 (一八)
- 讀小品文(補白).....無名氏 (一九)

漫說

- 劉大杰與二綁匪.....非區 (二〇)
- 攻徐專著.....區區 (二一)

地方·人物

- 桂戲在桂林.....羅復 (二二)
- 談魯迅.....曹聚仁 (二三)

書評

- 從「發掘」說到歷史小說.....曹聚仁 (二四)

讀書錄

- 非政治化的高爾基.....商廷發 (二五)

長篇

- 耶穌(巴比塞著).....陳君治譯 (二六)

本期封面木刻，係蘇聯波查日斯基所作印度「鸚鵡故事」的插畫之一。又，創刊號封面木刻，係蘇聯法復爾斯基所作插畫之一，均採自引玉集。

雜感

難行和不信

公汗

中國的「愚民」——沒有學問的下等人，向來就怕人注意他。如果你無端的問他多少年紀，什麼意見，兄弟幾個，家景如何，他總是支吾一通之後，躲了開去。有學識的大人物，很不高興他們這樣的脾氣。然而這脾氣總不容易改，因為他們也實在從經驗而來的。

假如你被誰注意了，一不小心，至少就不免上一點小當。譬如罷，中國是改革過的了，孩子們當然早已從「孟宗哭竹」「王祥臥冰」的教訓裏脫出，然而不料又來了一個嶄新的「兒童年」，愛國之士，因此又想起了「小朋友」，或者用筆，或者用舌，不怕勞苦的來給他們教訓。一個說要用功，古時候曾有「囊螢照讀」「鑿壁偷光」的志士；一個說要愛國，古

時候會有十幾歲突圍請援，十四歲上陣殺敵的奇童。這些故事，作為開談來聽聽是不算很壞的，但萬一有誰相信了，照辦了，那就會成爲乳臭未乾的吉訶德。你想，每天要捉一袋照得見四號鉛字的螢火蟲，那豈是一件容易事？但這還只是不容易罷了，倘去擊壁，事情就更糟，無論在那里，至少是挨一頓罵之後，立刻由爸爸媽媽賠禮，僱人去修好。

請援，殺敵，更加是大事情，在外國，都是三四十歲的人們所做的。他們那里的兒童，着重的是喫，玩，認字，聽些極普通，極緊要的常識。中國的兒童給大家特別看得起，那當然也很好，然而出來的題目就因此常常是難題，仍如飛劍一樣，非上武當山尋師學道之後，決計沒法辦。到了二十世紀，古人空想中的潛水艇，飛行機，是實地上成功了，但「龍文鞭影」或「幼學瓊林」裏的模範故事，却還有些難學。我想，便是說教的人

，恐怕自己也未必相信罷。

所以聽的人也不相信。我們聽了千多年的劍仙俠客，去年到武當山去的只有三個人，只佔全人口的九百兆分之一，就可見。古時候也許還要多，現在是有經驗了，不大相信了，于是照辦的人也少了。——但這是我個人的推測。

不負責任的，不能照辦的教訓多，則相信的人少；利己損人的教訓多，則相信的人更其少。「不相信」就是「愚民」的遠害的暫據，也是使他們或爲散沙的毒素。然而有這脾氣的也不全是「愚民」，雖是說教的士大夫，相信自己和他人的，現在也未必有多少。例如既尊孔子，又拜活佛者，也就是恰如將他的錢試買各種股票，分存許多銀行一樣，其實是兩面都不相信的。

自然

大受

世上最兇惡的動物是什麼？有的

說是獅子，有的說是老虎，有的說是王蛇。——這皆是大動物，許多已經漸次在地球上絕跡，或請進馬戲園了。時下的風尚，在印度或非洲森林中，并非用一支獵鎗擊殺牠們，而是設法照準們自然的像，所以表示既冒險而又聰明。——於是有人說最兇惡的，還只有人類。

自其大者觀之，獅子老虎，殊可怕也；自其細者觀之，腸熱，肺病的病菌，又何嘗敢當。最大的動物，雖屬兇猛，然多不合羣，滋養料需要太多，生活也困難。唯有病菌之類，繁殖最快，侵害力最強。石頭應該是無可奈何的了，然也有一種微生物，附着其上。漸漸分泌一種酸類物，將其蝕光。這麼看來，小大雖殊，其力量却皆大得可以。有人說，這正是合羣的緣故。

這猶人類的說法也，是以人為前提。老鼠最恨的是貓，不提防就被撲了去。而蚊蠅最忌的是青蛙，一個舌

頭打來，便將生命捲掉了。于鼠類或蚊類，貓和青蛙皆要算很兇惡的動物了。但在人類看來，這皆是有益無害的。——愛羅先珂寫一個蛙的歌唱，好像說：吃一個蒼蠅，是多麼寫意呵！這詩人對於人情「物理」，竟那麼透！

最近有歐洲人斥上海只會生孩子，這又是歐洲人的說法了。自然界殊無道理可講，此人們皆喜歡當領袖，而列強之軍備，殊不可已者歟！

縱通

周木齋

通之一字，現在可說是一個時髦的字罷，例如通車，通郵，幾乎每天報紙的第一張，就可看到。爲了應景，我曾在自由談作過橫通一文。我是爲這個抽象的字着了迷了，所以還想再來談談。

中國向來是閉關自守的，由地域的自成壁壘，形成思想上的自成壁壘，好像在那被視爲惟一國防的萬里長

城，豎起一面大旗，上面寫着四個大字，「此路不通」一般。思想的疆固也是惟一的國防。

但這所謂不通，是指「橫通」說的。我們的祖先，別有所謂通；不過橫既不能，於是祇有縱了。我想，解釋通字，爲什麼不離古今呢？大概是「縱通」言的，是求能「縱通」的。「縱通」就是上今於古，亦即復古。我們祇須翻開古書一看，就是今人的「擬古文」也好，便能發見古氣盎然，己身如同隔世，這原是因為它是在努力縱通之故。因仍舊貫，固須頑古，就是有所改作，也得要託古的。如王莽改制，王安石變法，便都曾附會過周禮。囿於此路不通的小天地，這是不足怪的。

但是這一趨勢，積久到了清末，列強的大砲已衝破了中國的國防，看來橫通是大可以的了，而且，如康有爲梁啟超主持的維新運動，也已開始嘗試橫通的了，但是，還要援引公羊

，以孔子改制爲張本，內容形式，兩俱離不掉那縱通。

假如不嫌空洞的話，則民國以來思想的鬥爭，是可解釋爲橫通與縱通的鬥爭的。這鬥爭繼續到現在尚未終了。所謂「讀經」，「復興文言」，諸如此類的事，無非是重演一次縱通的故我而已。

如通車通郵般的橫通，倘非怎樣一回嚴重的事，我倒很稱頌的，雖然我未嫻習文選，不能爲作一篇典麗堂皇的通車通郵賦。否則中國不又閉關了麼？

新愁

風子

才子佳人的詩里常常有新愁二字。是用來襯托他們的舊愁的。望月色而生氣，見落花而發寒熱，這些都是雅事，而且必須是才子佳人才做得到。

但這裡所謂新愁，却并非奄奄一息的懷春病，倒是逢舊迷戀，見新發

愁的陳年痼疾，然而到了現在，痼病是變做時行症了。最先染上這毛病的，是想以鎗桿衛道的「英雄」，接著便出現了滿身毒菌的「謬種」，彼此相憐，於是尊孔子，祀關岳，提倡讀經，復興文言，大有把歷史拉回二千年，讓我們再享受一下周秦盛世的趨勢。

可惜的是；周秦也未必是盛世，英雄們一拉的力量又只有二千年，這是很該替伏羲黃帝之類叫屈的。

然而，二千年也畢竟並不容易。孔聖人固然無法復活，關岳遺像也成了理髮店的點綴品，經書過時，白話代興，後者還只是二十年來的變故。於是就有人想起了五四，想起了嚴林，想起了學衡甲寅，想起了「悠悠百年，自有能辨之者」，因而來一下復興文言運動。這算是一些餘音，或者說是迴光。

如果不滿於現狀，那該是求進步的景象，但求進步決不是向後轉，其

實是無須有迴光的，無論這迴光照到二十年，或者二千年。

但竟有人要照幾下。

撇開二千年不講，就講二十年吧。這二十年來時代的進展，有著展望的人覺得牠很慢，可是在那些忘不了過去的人看來，這世界實在已經變得不一樣了。皇帝搬到關外，百姓伸出了手討政權，工人可以罷工，夫妻可以離婚，小腳可以放大，革命雖然僅僅革去了一條辮子，但這一條辮子，也實在並非小事。

其實呢，無論小事大事，凡轉變，大概總是很「不古」的。這對於欲以孔孟關岳做護身的「英雄」，對於欲「以古雅立足於天地間」的「謬種」，當然是很不利的。惟其不利，所以就只想在破字紙堆里找復興，希圖把社會遷就自己，而忘記了人類的責任是前進，是求新知。任憑怎樣鐵腕，社可決不會遷就個人。

這是對於舊的講。因爲忘不了舊

的，於是就產生了對於新者的憂慮。

司法公牘的改用白話，據說是「削足適履」；統一幣制，據說是「動搖金融」；言論自由，據說是「迹近毀謗」；只要動一動，就可以加上許多不孝，不義，破壞禮義，侮辱先賢的罪名。孩子們跳高跳過了三尺，惟恐其跌斷筋骨，讀了三年英文，惟恐其變做洋人。摩登固該破壞，一切新的趨勢，在「英雄」「膠種」們看來，也是大可隱憂的。

這隱憂，也就是發愁，因為源出於新，就叫牠新愁。雖非懷春病，却像單相思。但看牠力量的薄弱，可憐，足見和才子佳人們的所謂新愁，是差不多的。

而這一些差不多，却充分地表現了這二十年來的時代。

七月四日

劉半農的隔膜 敦 龐

人間世第六期上，劉半農先生的

「雙鳳凰磚齋小品文」中，有這樣的一則：

北史胡叟傳，謂「叟好屬文，既善典雅之詞，又工鄙俗之句。」鄙俗之句而言工，又上文曰「既」，下文曰「又」，足見另是一種功力。我輩讀魏晉六朝文，偶見一二白話詞句，轉覺別有意致；正是作者有意爲之，故能爾爾，非懶爲典雅之詞，便以鄙俗之句塞責也。

想起來，彷彿是「往古」的事了，那時有許多人因爲欲撲滅白話而不能，於是反轉來說道，要做好白話須讀好古文，還舉了許多人爲證，如胡適之，徐志摩，周氏兄弟等。可惜這幾位都是今人，大概不大能夠服人心。這回是劉博士辛辛苦苦放出古人來了，據說魏晉六朝的確也有白話文，但那是作者典雅慣了，所以偶然弄一二句，使人覺得「別有意致」的。所以，要做好白話非但當讀好古文，簡

直當從做典雅的文言文入手，是無疑的了，否則便是懶惰，便是鄙俗；劉博士說的。

不過，據我看來，劉博士對於文言白話，其實是兩皆「隔膜」的。魏晉六朝畢竟是魏晉六朝了，胡叟也是北史中人，雖有一個「既」字，一個「又」字，可給劉博士作推論的根據，但他們所作的白話，真是「典雅」的變相或否，究不可得而問。「功力」呢，當然是「另一種功力」，但與「典雅」何涉？這且不管罷。看劉博士自己，也作文言，也作白話，一定是出於同一「典雅」的「功力」的了，但是，他的雙鳳凰磚齋小品文寫得怎樣呢？據我看來，是不及同博士的白話文的。原因呢，就在乎該博士對於「典雅」，根本有些「隔膜」，反而不及「塞責」的鄙俗之句來得自然也。

這是就他一身上比較，要是客觀地說來，那麼該博士對於所謂「白話

文」也是隔膜的。他是太把他自己所作的鄙俗之句看作真正的白話文了，其實真正的白話文何嘗如此呢？

雙鳳凰磚齋小品文不及苦雨齋的散文，桐花芝荳堂的詩也不及知堂老人自壽詩，這是最好的證據，證明着劉博士的「功力」，在「典雅」「鄙俗」上都談不上。他的最大的成功，只有這回的考古，從北史考出胡叟的「功力」來。

然而，胡叟到底是北史中人，這是頗給博士以便利的。今人就不大容易說了，例如，周氏兄弟之一，當被人們舉作「讀好古文做好白話」的例證時，不是「打了一個寒噤」的麼？

天才

任白戈

世界上，是可以有天才的。而且，不妨多一點——愈多愈好。愈使人類社會前進得快。不過，天才好像有各種，倘若是真的爲了人類社會前進的話，那就中一種自以爲是的天才却

是千萬多不得的。最好是連那些並非自以爲是的天才都不要讓他們知道自己是天才。因爲這樣的天才一多，人類社會便反而前進不得了。

過去的歷史，大都是記載些所謂天才們底奇勳偉蹟。那就是告訴我們說：歷史是由天才一手造成的。如果不是天才，爲什麼會有那些奇勳偉蹟呢？既然有了那些奇勳偉蹟，自然就是天才。再由此推論下去吧：天才還應該比常人特別一點，至少也應該與常人有一點區別。那末，天才之應該比常人有一點特別的享受也是應該的了。所以，凡是有一點特別的享受的人都要自以爲是天才，即使自以爲不是亦得裝出是的樣子出來使別人總以爲是。

即使自以爲不是亦得裝出是的樣子出來使別人總以爲是，這却是一件不大容易的事情。其結果，自然是非得弄出許多玄虛不可，而人間底一切最大的詭語和最毒的陰謀就蘊藏於這

種玄虛之中。儒者便是善弄這種玄虛的人，爲了說出最大的詭語和施行最毒的陰謀竟口口聲聲離不開「天道」與「天命」，所以幾千年來一直爲那「貴爲天子富有四海」的大天才所喜歡和獎掖。我非聖人之徒，照理是不知道所謂「天道」與「天命」底真義何在，然而我却懂得有一點微妙的地方：天道是有一定的，五百年必有王者興，現在所受的暴虐實不過是上天給與下民的責罰，只得聽天安命好好地等着真命天子出來打救吧。其實呢，就是聖人也要到了五十歲才能知天命，小百姓又何嘗會有這樣的聰明，有時他們是要大反其天道的。於是，天才也沒有沒落的時期了。而且，許多人一爲天才便趨於沒落。

不待說，以後的情形還要更加來得不同：天才不但會有沒落的時期或趨於沒落，而且根本就不大爲人所尊重或承認。據說，人類都是平等的，並沒有哪一個是從天上掉下來的

，如果要出人頭地總是要真的高人一頭才行。歷史是最不容情的，它已經拿出了許多事實來證明天上并無一架裝造天才的機器，而一般所謂的天才到往往出自平凡的人間，而且這些天才還是并不自以為天才的。看究竟，大約也只有這種并不自以為是天才的天才才是真正的人才，只有這種天才才能使人類社會前進得快。

可是，我們現在所見的天才，大都還是一些自以為是的天才。他們自以為自己底一言一行都是對的，甚至連冷不妨地放出的屁都自以為是香的。所以，他們只知道破口罵人，任意行爲，既不分對象之爲友爲敵，亦不管影響之或好或壞，彷彿這就是天才之所以爲天才而異於常人的地方。自然，沒落是必然的。這種人要想得救，只有一條道路可走：首先就謂定自己是一個常人，然後再認定所認一切天才底奇勳偉蹟都由常人作出並與一般常人同心同德地作去。這樣，也許

會從常人中間長出而成爲真正的天才。同時，更重要的還有一點，就是不要求自己底自中只有着一個自己底驕傲的影子。

完人

徐懋庸

完人，據舊說，是只在三代以上有的，以下就沒有了。然而，現代的人們，却一味期望他人是完人。

自己也有缺陷，則贊成「缺陷之美」說，Beauty spot呀，「德有所長而形有所忘」呀，廚川白村云，莊子曰，有着種種理論的根據。然而對於他人，還是求其「渾然如玉」，十全十美。

某人是「思想界的權威」，小說也做得成功，可惜牙齒太黃了，年紀太老了，氣量太小了：該罵。某人對於新文化運動曾有重大的貢獻，散文也做得可以服佩，可惜如今退隱了，不再領導青年了，做起打油詩來了，「晚節不全了」：該罵。某人是革命

的，然而有一個情人。某人是愛國的，然而也愛讀書。你是同路人麼，但爲什麼不是百分之百的革命者！你崇拜蕭伯納麼，但爲什麼不吃素……

如是等等求全責備的批評，是今日所常見的。

對於正面的敵人，那批評的態度，往往非常籠統。倒是對於朋友，對於思想的立場相同的人們，連積習上的一點小異，也不能容忍，吹毛求疵，無所不至。抽香煙是不好的，喝老酒是不行的，看梅蘭芳是不該的，而且根據這一點小疵，就可以否定一個人的全部的價值。

韓愈在原毀一文中，描寫着類乎今日的批評者的人們：

「今之君子，其責人也詳，其待己也廉。詳，故人難於爲善；廉，故自取也少。己未有善，曰：我善是，是亦足矣。己未有能，曰：我能是，是亦足矣。外以欺於人，內以欺於心，未少有得而止矣。是不亦待於己者

己廉乎？其於人也，曰：彼雖能是，其人不足稱也；彼雖善是，其用不足稱也。舉其一不計其十，究其舊不圖其新，恐恐然惟懼其人之有聞也。是不亦責於人者已詳乎？夫是之謂不以衆人待其身，而以聖人望於人，吾未見其尊己也。」

他又指出這種態度的本原是「怠」與「忌」。「怠者不能修，而忌者畏人修」。

我不敢說現在的批評者們的態度都是由於怠與忌。我只要說這種態度所造成的損失是很大的。缺陷是不好的，曲解「缺陷之美」的意義而自安於缺陷，這纔是「不能修」的「怠者」。然而缺陷是誰也不能免的，因為今日的社會制度根本是有着缺陷，而人類是社會的動物，社會生活決定人類的意識，故社會制度的缺陷亦必反映於人類的意識上。若要人類的意識根本沒有缺陷，必待新的社會制度建設完成以後。今日是着手改革社會制

度的時期，這改革的工作，需要多數人的協力，除了正面的敵人以外，凡能對於改革盡積極的或消極的，建設或破壞之力者，不論其爲何人，不論其動機如何，不論其在意識上有着重大的缺陷，都是應該歡迎，聯絡的，唯這樣纔能得到多數人的協力。非革命的革命急進論者一文中說：「在革命者們所反抗的勢力之下，決不容言論或行動，使大多數統得到正確的意識。所以每一革命部隊的突起，戰士大抵不過是反抗現狀這一種意思，大略相同，終極目的，是極爲歧異的。或者爲社會，或者爲小集團，我者爲愛一個人，或者爲自己，或者簡直爲了自殺。然而革命軍仍然能夠前行。因爲在進軍的途中，對於敵人，個人主義者所發的子彈，和集團主義者所發的子彈，是一樣地能夠制其死命。」所以，當革命的部隊進行之初，並不因爲自己的夥伴的意識，未嘗正確地統一，而先行自相攻殺的。然而現

在的許多青年，却連對於本來可以成爲同志，或同路人的人們，徒因幾點小疵，或僅一言不合，便施以惡毒的攻擊，造成分裂的結果。所以中國的青年，到如今還組織不起來，有許多且以取不可嚮邇的態度，拒人於千里之外爲能。這一類人，實在應該在某種限度上講究「容忍」和「恕道」的。

從前希臘有個犬儒派的哲學家，白天提了燈火去大街上尋人。他所尋的大概也是完人罷，他是沒有尋得，只好孤獨地生活着。今日的青年，倘若也一定要尋完人做朋友，那麼也只好孤獨地生活下去了。

【聲明】本文於四月間寫給人間世社，已經登載於第六期人間世上，但因中間有一段，被主編者以「太那個了」爲理由而刪掉，不但成了「缺陷之美」，立意也變成異樣了，這是會使讀者誤解的。所以索回原稿，在這里再登一次，以見作者的本意。



她是何等樣人？

暫時且不宜佈，

下期自有分解。

魏猛克作畫
畫中人簽字

lili: Koike

關於二個問題的一些拉雜意見

張天翼

「用什麼話」，「主題的積極性與消極性」，「舊形式利用問題」，這是過去我們文壇上的論戰每次都牽涉到的三個問題。對於這些，我雖然沒有什麼具體的意見可以說給人聽，但隨時也想到一點，現在拉雜地記在下面。

▲用什麼話

五四式的白話叫名是白話，其實還脫不了文縷縷的勁兒。反對用中國典故，可是用了洋典故。要是有人把這些酸溜溜的句子放到嘴裏來說，你聽着包你長一身雞皮疙瘩。現在的白話文，憑良心說的確比五四式的進步了些，但還是有點不讀出聽不懂。

當然是要用嘴裏說得出的真的白話文。不過在言語太複雜的中國，用什麼話的問題就很費討論。所謂大都市裏的普通話，事實上是並沒有。這已有人談到過。拿上海來說，就有無數的方言系統：寧波的，江北的，江蘇北部和山東一帶的，廣州的，等等。至於說書所用的語言，那更不是什麼普通話，而是道地的本地話：彈詞是蘇白；大鼓書用京腔，關外調，山東話，諸如此類。

真正的普通話，那也許祇有像小學教科書那樣的文字。然而用這寫人創作，我以為很不適宜。而且事實上，無論什麼普通話，總是有點某處方言的傾向。譬如所謂國語罷，那應當是最普通的了，而牠却近於北平話，我們去看那些教授國音的書就知道，什麼「拾掇」，「捏」，「喝湯」，「語尾的「几」，那都是顯着的平話傾向。

在我個人的意見，以為方言可以用，但不能用太方言底子的句子。譬如說，北平有句土話，「何家姑娘嫁給了鄭家」：「正合式。」——這是「鄭何氏」的諧音，「何」與「合」，「氏」與「式」，都是同音的。這只有北平人才能懂，要是說給南方人聽，那乃是多麼的難以索解的一句的句子呵（略仿五四式的文句。）這是不行的。用方言也以人人都能了解為度。這並非不可能。像「不要去」這麼一句話，北方人說起來是「別去」，長江上游一帶叫「莫去」，這都是方言，可是大家都懂得。「哈」這字，江浙人都常用，河南有幾處也有這字，也就成了人人都懂的口語。又如北方的一

俺」，「咱們」之類，是方言，但可以用。還有許多是在舊小說裏看慣了的，也可以叫人人了解。兒女英雄傳裏就常有「哈」字。水滸裏的「洒家」是土語，雖然現在沒聽見人說過，但假如有人用起來，別人不會不知道牠那意義的。

常有些人對他鄉人說起話來，用的是自己的方言，僅祇避免一些最土的話以叫人懂，這算是一種方言的「官話」，我們常聽說有所謂「廣州官話」，「蘇州官話」這類名稱。我所提出的辦法和這也許是差不多。中國語言還不知道哪一世紀才能統一，在現在我以為只能用這辦法。方言傾向是不可避免的，而且，也是必要的，爲了使描寫對象更真切的緣故。

▲積極性與消極性

現在有一篇小說。大意是這樣：

話說一個痛苦的主人公，有一天忽然跑去革命。原來革命是輕易得像在柏油路上散步似的。革命者又都是些全智全能的上帝，不是血肉做成的凡人。於是革命馬到成功，惡人完全被消滅。常言道得好：惡有惡報，善有善報。於是一時人心大快。

這是一種團圓主義的手法。事實上是不是這麼輕鬆容易呢？那可管不着。這種團圓主義的手法，古今中外都有的，從前中國的傳奇，現在花旗國的「寫情鉅片」，多半是這麼一套。這是個方程式，作者只須把杜造的人名地名代進幾個，就完成了他的創作。

團圓主義的作品雖然有新舊，但老實說，其拙劣是一樣的。把事實掩蔽起來的空想的作品，就是有了所謂積極性麼？一篇東西的題材，無所謂積極性或消極性。只有在效果上有牠的積極性與消極性。我們祇要問效果。題材可隨你揀，你站在正確的地方，用正確的眼睛看到的真事情，看到牠的因果性，你就可以寫。一切事都在一個因果上發展的。像上流那團圓主義的作品，全用空想來發展，則雖然全篇標滿了感歎符號，寫滿了口傍的字，其效果也還是非常消極的。只要處理得不錯，即使是消極的題材，也能有積極的效果。

黑暗面、悲慘面，是應當寫的，因爲那是真正的事。道路的難走，人的是血肉做的，也都是事實。否定性的暴露文學，諷刺文學，只要是真實，亦有其積極性的效果。掩蔽那些自己怕見怕聽的而是真的一面，而祇空嚷幾句快一時人心，是創作者最不該有的態度。這里請抄幾句大家都知道的文辭罷：「對於作者的。要求只要求他真實，只要他不怕生

活，只要求他在生活裏有什麼取什麼，但所取的不是爲着博得人們的歡快或片刻的滿足。而是爲着叫你觸着生活的本身，觸着牠的創傷和膿瘡。」（曹譯我怎樣寫「鐵流」的。）

至於小康之家的那些人們的生活，也是應當寫的。我們只要看一看，我們這些文藝刊物，這些單行本，究竟誰在做我們的讀者呢？如不是故意說大話，就誰也知道這些書本子只銷在小康之家的讀書人手裏。對這些人應當讓他們知道今世是何世，叫他們知道自己是什麼人，告訴他們一些他所沒見到的真事情。分析小康之家的人們是必要的，在堂皇的刊物和書本子裏。而且這於創作家很方便，因爲創作家自己多半是止屬於這生活圈子裏的，只須照照鏡子，不要怕難爲情或顧到所謂自尊心，不要扭扭捏捏掩住自己的醜態的話，不也就寫了的麼。

總之，只要不怕，不掩蔽，這麼寫出來的真事情，都是有積極性的用處的。

▲舊形式利用問題

內容決定形式，這誰也不能否認。可是不能機械地去看這句話。在這年頭，一邊是形式比內容重，一邊是內容比形式重。目前大衆還被舊形式的東西抓得緊緊的，舊形式就不妨利用，只要用得得好，有效果。根本文藝就不是什麼了不得的傢伙，只是一個工具，被作者自己用，被自己的主子用。穿什麼衣服就穿什麼衣服，一點不成問題。如果說這麼着就不成其爲文藝，那麼換一個名稱也可以。這樣發展下去，將來總會到那大衆也須要新形式的一天。

上面寫下來的，也許有人要說，這裏有自相矛盾的地方：第一，一些堂皇的文藝刊物既祇有讀書人讀，那麼文字要用人人都懂的真的白話，是必要的麼？第二，上述刊物是讀書人的讀物，而又說舊形式不妨利用以遷就大衆，這是不矛盾的。

然而我的是就事實說的。關於第一，讀書人是讀書人，但讀書人也有程度的高低。有些文章是連高中程度的都看不懂，其餘的更不必說。而且在創作本身說，也應當寫活話，不該再用從前的死話了。關於第二，我們不妨把這看作有二重性的。假如有個作家寫了一首五更調，你就能包得定他不給大雜誌寫稿子麼？他的筆也有牠的二重性。而且還把堂皇的新形式的創作當作主要的事業，因爲這種創作到底於他相宜些，由於他平日的修養，由於他的生活。

不要再上知堂老人的當

陳子展

書架上不擺部把公安竟陵派的東西，書架好像就沒有面子；文章裏不說到公安竟陵，不抄點明人尺牘，文章好像就不夠精彩；嘴巴邊不吐出袁中郎金聖歎的名字，不讀點小品散文之類，嘴巴好像就無法吐屬風流；文壇上這個時髦的風氣，不知道從什麼時候什麼人開頭，我也莫名其妙，只好學知堂老人講中國新文學的源流一樣，自己再三再四地聲明『謬誤』，『杜撰』，『無所根據』，這纔說出這一風氣是從知堂老人開頭的，時候是在中華民國二十一年三四月間。

原來在那個時候，知堂老人周作人先生應輔仁大學之約，講演『中國新文學的源流』他說：『要說明這次的新文學運動，必須先看看以前的文學是什麼樣。現在我想從明末的新文學運動說起，看看那時候是什麼情形，中間怎樣經過了清代的反動，又怎樣對這反動起了反動而產生了最近這次的新文學革命運動。』

照知堂老人的意思是說最近這次的新文學革命運動是繼承明季公安派竟陵派的什麼新文學運動而來的。也許知堂老人說的這話對，可惜他在五四運動的時候，他不曾搬出他的這個『新發明』，事後却想冒牌佔便宜，『想註冊專利』，未免太取巧了罷。

那麼，他怎樣位置這次新文學運動的要角胡適之先生呢？他說：『假如從現代胡適之先生的主張裏面減去他所受到的西洋的影響，科學，哲學，文學以及思想各方面的，那便是公安派的思想主張了。』

可是不幸得很，知堂老人的這個一加一減的如意算盤好像是打得如意了，然而事實上從胡先生新文學的主張裏面『減去他所受到的西洋的影響，科學，哲學，文學，以及思想各方面的』，還有什麼呢？就是從知堂老人的如意算盤裏硬加上『公安派的思想主張』，胡先生也未必叫聲多謝來接收。因為在五四運動時代，胡先生怕不會想到什麼公安派竟陵派那類撈什子罷。

知堂老人又提出袁中郎批評江進之的詩，用了『信腕信口，皆成律度』八個字，說是『就連胡適之先生的八不主義

也不及這八個字說的更得要領。」這更是顯然的要抬出公安派，壓落胡適之。因為胡適之的八不主義是自覺的有意的主張，袁中郎的那八個字只是偶然的零想隨感，不是可以相提並論的。總之，袁中郎實在不會自覺的有意的主張白話文學。倘若知堂老人一定要在歷史下找出最初有意主張白話文學的人，做新文學的源頭，我可推薦王充出來。王充在論衡裏說道：「說發胸臆，作文手中，其實一也。」又說：「口則務在明言，筆則務在露文。」又說：「文學與言同趨，何為猶當隱閉指意？」他再三的這樣說來，不是有意的主張言文一致嗎？他作論衡不「調文」，不是實踐他的主張嗎？這真可以推為白話文學的老祖宗了，假如我們不願再推上去，推到最初創造文字者頭上的話。而且我以為與其說胡適之的新文學的主張出於公安竟陵，不說如他出於王充，比較「杜撰」得更近情理些。何以故？因為胡先生是研究中國哲學史的人，王充是兩漢第一個偉大的思想家，我想胡先生講學的時候，一定不肯輕輕放過王充的。那麼，要說胡先生受了王充的影響纔主張白話文學，不更說得過去嗎？這是我想貢獻給知堂老人的，雖然知堂老人未必不早已知道。

然則知堂老人為什麼要說中國新文化的源流，發源於公安竟陵呢？

我想怕是他做了這次新文學運動的元勳之一還不够，再想獨佔文壇，只好杜撰一個什麼「明末的新文學運動」，把公安竟陵抬出來，做這次新文學運動的先驅。而在這次新文學運動的元勳人物裏面，只有他曉得講什麼公安竟陵，無疑的這次新文學運動的第一把交椅要讓給他老先生，他老先生就很巧妙的爭得中國新文學的正統什麼了，文名就可以越發大起來；而且他平日收藏幾部難得的公安竟陵派一類的偏僻書籍也無形漲起價來，可不是名利雙收麼？

不過知堂老人也有可原諒的地方，因為他講「中國新文學的源流」時候，已經再三再四地告訴人，他所講的是「隨便說的閑話」，「粗淺」，「謬誤」，「杜撰」，「無所根據」。不料這部講稿出來以後，會讀這類書的人畢竟太少，把「幽默」當正經，把「閑話」當寶典，於是「公安」「竟陵」「袁中郎」「金聖歎」鬧個不休；「近代散文」「明人尺牘」抄個不已；這當然是上了知堂老人的大當，而且似乎出於知堂老人的「意表之外」！不然的話，他老先生在這本書裏同時還曾再三再四地恭維八股文，正如恭維公安竟陵一樣，並且再進一步主張在大學裏添設八股文講座，難道一般文人也當真哼起八股文來，大買其八股書，大做其八股文嗎？

我在上文說了一大堆，也只是隨便說的閑話，粗淺，謬誤，杜撰，無所根據，奉勸聰明的讀者不要過於相信，不然，他們又得上我不知堂老人的大當！

巷

盛煥明

家的門前是一條狹長的巷。

不知道爲什麼，我對這巷的印象無論目前抑是過去，總不佳。竟至於連帶的對所有巷的感觸都惡了起來。

在苦雨的時候，我對巷簡直感到一種壓迫，那簷水滴得滴得地朝巷的兩旁地上掉巷上的一線天穹是陰沉的，空氣是鬱悶的；即連思想都會失掉芒彩。這時，我開始噓着氣，在室中來回躑躅了。巷中的石砌路上，不時傳來開勒開勒的釘靴聲：慢，沉重，這聲音在巷的回響中好半天不還會在耳邊消失掉。起初我到沒什麼壞感想；聽多了，心裏就不安的連想到「屠獸場」屠夫所穿的那雙靴子上去，想到了他們染滿了紅腥血的白衣裳上去，於是我又進一步的憎惡巷了。

巷非但使我充滿憎惡的意味，且不時刻下些使人怯想的事物。幼年時，譬如想到巷中的鬼；現在則更多了。例子可以隨便舉，譬如林大孀的女兒阿雲吧。

到故鄉的頭一晚，阿雲她把我對巷的惡感重新提起。那是深夜，隔壁林大孀家蓬蓬蓬的有人叫門了。那聲音在這夜深，人寂，寒冷，的空氣中急迫地響着，使我愕然了。

「那是誰？」

第二天早晨，我才知道這是林大孀的女兒從工廠裏做夜工散工回來叫門。

「可憐，才十二歲呢！」家裏人說。

這一晚，我又給那敲門聲所激動了。那末沉重，急促「媽媽！」連聲地喊着，急得像要哭。

我輕輕的開了門，把頭朝冷風裏伸出去，瞧了瞧，外面是黑黑的，只聽見「媽媽！」的喊叫聲，和一個倚門的小的黑影子。

「你爲什麼燈籠都沒一盞？」我問。

她顯然給我突來的聲音所驚駭：「媽媽！媽媽！媽，快開門，快！」門給敲得鼓響。

我發覺自己的魯莽：說「我是××，聲音聽不出了吧，你的燈呢？燈總該備一盞！」

「風吹狠了，燈刮滅啦。」她在裏黑黯裏輕輕地答着。

「到我家來點亮再叫門吧！」

「不，不用的！」

她媽已把門開了。

是個很清瘦的姑娘呢：矮，低頭咬指，憔悴，小聲。這種人往往會使你不該決定她是多少歲。十五歲？九歲，那雙手可以批到五六十歲，那是一雙完全老人的枯手；嘴

則只看得到十來歲。

每晚她叫門的時候我總要不安的站起來踱步，或是到門口和她談幾句。巷是那末黑的，那末長的，遠處的一盞路燈，把它照得使人瞧了更怪怕。

我曾問她：「你不怕嗎？」晚上。」

她單只是羞怯地朝我笑了笑，銜銜指頭。

「譬如強盜呢？不管怎麼樣，那末夜深一個人走總有點怕吧。」

她搖搖頭，慘笑說：「強盜？——討飯袋裏偷米吃呢？「有」的人才怕強盜，「沒」的人——也怕強盜嗎？」

「鬼呢？」

她的臉色刹時灰白下來，揮揮手逃走了。

隔了些日子，我忽然有兩晚沒聽她叫門。白天也沒見到她。一晚，我聽見另一種很輕微的叫門聲了。

「阿雲——雲……」

這聲音延長了五分鐘模樣，高了幾聲就斷了。接着就聽見自家門外有了輕輕的敲門聲。

叫門的就是林大嬸

我想不到林大嬸會老得那末快，強笑起來，嘴裏除掉紅牙肉外，牙全豁盡了。銀髮，皺紋，她進來後，輕聲說：

「有梯子嗎？借我到你們後面圍牆裏爬過去？」

「阿雲呢？」

「病了，病得很厲害，沒法，只得我代她進廠去紡幾天紗，怕是睡熟了，那末冷天我真不忍心叫她起來開門。」

「你想爬過去嗎？黑漆漆的夜上怪不好的，當心會跌交。」

她把頭搖搖，提了梯子走到圍牆下，天色寒得古怪，林大嬸每根銀灰髮都給冷風刮得零亂地飄動。

她抖簌簌的上了圍牆。

「林大嬸，牆上坐穩呀。」

「曉得曉得。」她慢慢把我推送上去的梯子收上去，搬過了牆，她的影子慢慢的消失下去了。

「梯子我明天搬回你家呀，×哥哥，謝謝你。」林大嬸在牆的那邊說。

「唔。」

進了房，我開始又在自己房裏躑躅起來。凝着神，在等聽林大嬸的哭號，我的思緒完全給幻想所霸持了。我古怪的想到：叫不開門容許阿雲已硬在牀上了。

「假使林大嬸剛才從牆上摔下去呢？」

在第二天晚上又聽見林大嬸叫她自家的門時，我決意拒絕她再來借梯越牆。過了好些時候，林大嬸果然又來輕輕的叫門了。我咬着鋼筆桿默着牀不睬……她去了——她

兩次又來了……終於她去叫開自家的門。

我開始又在房中踱起步來。我的腦中現出阿雲的衰弱身子，她將要勉強支撐起來，在寒冷的空氣中搖搖晃晃的爬起來開門！……

待又聽到林大嬸的叫門聲的時候，我更不安了。那喊叫在狹巷的牆上撞擊着，發出使人胆虛，心軟的回音。我蒙上耳朵躺了下來，瞧瞧油快完的洋油燈，閉上眼，決意早點離開故鄉。

討債

周楞伽

「蓬！蓬！蓬！」一陣急促的敲門聲在靜寂的空氣裏響。

時候是廢歷除夕的晚上。

雖然所謂廢歷，早經明令廢止，可是店家結賬，因為狃於習慣，仍舊不能遽隨明令變更。於是，在這廢歷除夕的晚上，店家的討債燈籠，便飄滿了這小城市裏，而「蓬！蓬！蓬！」的敲門聲，也就到處都可以聽得見了。

「蓬！蓬！蓬！」敲門聲更急促了起來，好像要搥碎屋裏人的心一般。

屋裏共是五個人，一夫一妻，三個孩子。丈夫是一個

年約三十歲左右的小學教員，臉上刻滿了生活的皺紋，背脊微微的彎曲着。他的一生是一場悲劇：把生命消磨在十多塊錢一月的菲薄的薪水裏，再把這十多塊錢來換柴米油鹽醬醋茶等生活的必需品。最初幾年還勉強可以把一家生活支持過去，現在是生活程度一天比一天高了起來，他身上所負擔的債務，已大有此生無還清之勢了。所以，聽了這急促的敲門聲，他的心頭便像有十七八個小鹿在亂撞。他抬起可憐的無助的眼光來。瞧着他的女人，眼光裏似乎說：「怎麼辦好呢！」

「我看你還是躲一躲罷，」他的女人輕輕地說。一個舊式女人大抵總都是關心她的丈夫的，即使那急促的敲門聲已經搥碎了她的心的，她仍舊要顧到她丈夫的安全。

「躲！躲往哪兒去呢！」丈夫輕輕歎了一口氣，眼光焦急地在屋裏四周亂旋。屋裏的東西很簡單，只有一些粗笨的木器，幾隻破爛的箱子和一隻舊而大的米櫃。他的眼光就停在那米櫃上不動了。米櫃裡已經沒了米。

「蓬！蓬！蓬！」敲門聲裏已充滿了怒意，同時門也格格格的響了起來，似乎再不開門，門就要被搥倒了。

丈夫慌忙把櫃蓋揭開，跨進米櫃裏去。他很小心地做着這舉動，不讓有一絲聲息發出來。給外面的人聽見。一壁又從櫃裏伸出手來，向他女人做了個手勢，叫她去開門

。這繩輕輕放下了櫃蓋。

屋裏的空氣暫時變得嚴肅了。女人稍微遲疑了一會，便過去開了門。門一開，外面便闖進兩個人來，全是生意人打扮，前面走着的手指縫裏夾着一疊賬單，後面走着的則背了一個錢褡褳，手裏擎着一隻燈籠，燈籠上有四個字，「源大米號。」

「我們是源大米號裏來收賬的。」前面走着的人說。隨即從手指縫裏檢出一張賬單來，直送到女人面前。「尊賬淨欠米款大洋二十五元八角九分，請就付出來罷。」

「對不起！我們家裡的已經出去了，現在實在付不出，過幾天一定送過來。」女人怯生生地說。

「不行，今天是年三十晚上，不論誰的賬都要付清了的。」討債人的口氣轉強硬了，他們取過一張檯，便雙雙坐了下來。

女人不禁有些着急了，丈夫還還在密不通風的米櫃裏，討債的人卻在屋裏坐了下來，不肯走，這怎麼可以？她只得央求他們說：

「實在對不起！現在家裏沒有錢，你們就坐在这里也沒用的。還是到別家去討罷。不要耽擱了工夫。」

可是討債的人也有着他們的苦衷。他們並不是想在这里坐下去，逼出錢來，實在是因為他們的脚步差不多已經跑遍了這個小城市，跑到這里，大家都已非常疲倦。因了

生理上的要求，不能不在這里休息一會。所以，他們裏面便有一個笑着說：

「不要緊，我們順便在這里歇歇力，一面也好等你們先生回來。」

話是說得如此沒氣，而且又是討債人，女人實在無法硬撐他們走。她勉強送上兩杯茶，眼光却不時偷空去瞧那米櫃。

米櫃裏一些聲息都沒有，兩個討債人却在檯上長談了起來。他們所談的當然三句不離本行，不外乎近來生意怎樣難做，放出的債怎樣收不下等等。這些話，却把女人的話匣引開了。做女人的大半都很喜歡說話，何況話說到了她心上，她怎肯放鬆了這機會。於是，她便暫時忘却了她躲在米櫃裏的丈夫，在那兩個討債人面前，把她一肚皮的活全傾瀉了出來。說他們的生活是怎樣困難，維持一個家庭是怎樣不容易，孩子是怎樣多，進款是怎樣少，說到後來，聲音裏差不多帶有眼淚了。這使那兩個討債人非常感動，恰好他們坐了一會，已經不再感覺疲倦，便趁勢站起身來說：

「這年頭，大家都有些為難的，我們也不一定要在今天晚上把賬付清。你們幾時有錢，就幾時送過來罷。」

女人很是快樂，她又說了許多感謝話，把那兩個討債人送出門去。聽着他們的脚步聲已經遠了，她纔過去揭開

了櫃蓋，叫着她躲在米櫃裏的丈夫說：

「出來罷，現在沒有事了，我們還是出來商量商量明天怎樣過年。」

米櫃裏仍舊一些聲息都沒有。女人伸手進去一摸。忽然把身子伏在米櫃上，號啕大哭了起來：

「哎喲！我的天哪！你怎麼年三十晚上死在米櫃裏哪！——」

男子閒在家裏了

德國培海爾作

君涵譯

男子回家來，

把門關了。

他情願讓自己坐牢

在他看見他老婆之前的——

一忽工夫。

院落裏

孩子們停止了玩耍。

不同他們道好，

他一頭跑家來了。

在柏林

在倫敦

在瓦梭和

支加哥

男子回家來了。

鴿窩在窗邊，

他知道：

那些失業的都是「斤八

沒有一個是打天上掉下來的；

大地上也沒有一個——

沒有工做。

在柏林

在倫敦

在瓦梭和

支加哥

沒有工做

（手是懶了，

它們頂好可以浸在水裏了。
讓變成柔嫩的
不動地浸着罷……)

衣服漸漸地輕而薄了，
麵包更是少了。

老婆閒在家裏
丈夫閒在家裏
沒有工做，

在柏林

在倫敦

在瓦梭和

支加哥

男子閒在家裏了
沒有工做。

讀小品文(一)

(將蘇東坡讀孟郊
詩二章改寫作)

無名氏

夜讀「小品文」(原作孟郊詩)，細字如牛毛，寒燈照昏

花，佳處時一遭。孤芳攬荒穢，苦雨(原作餘詩)

騷。水清石鑿鑿，湍激不受篙。初如捕蒼蠅(原作一)

食小魚所得不償勞；又似煮彭蠡，竟日嚼空螯。

要當門清僧，未足當韓豪。人生如朝露，日夜火
消膏，何苦將兩耳，聽此寒蟲號。不如且置之，

飲我玉色醪。

劉大杰與三綁匪 非尸

這裏是「讀報偶記」——並不是什麼「大學教授與綠林好漢合傳。」因爲同是在大晚報上看見的事情，而且又頗有些感想，所以就這麼寫下來的。

接連看了春夫，南強，和劉大杰的爭論，——見大晚報五月廿九，卅一，六月三日，五日，七日，十三日的火炬——，覺得春夫南強優得有趣：那副義憤填胸神情，是想矯正大杰教授呢？還是向他說教？其實，都是白費的呀！請問？打打麻將，抽抽煙，一樂也；站在講台上，向男女學生大放綠氣炮，二樂也；作作打油詩，寫寫小品文——還有逗逗嬌妻愛子，三樂也：福分如此深厚的大杰，並無所謂值得，不值得死的官話，實際，可以死麼？爲什麼想死呢！不論現在是怎樣需要「賢者的血」的時代，拿去希望大杰教授，那總是徒然的，

在我想，就是請他脫下士大夫的外套，說兩句硬纏纏地「人話」，甚至也是不可能的，什麼「窮不失節，死不惜命」，正是「吃魚嫌腥，養漢撇清的幌子而已！

若干年前，大杰是怎樣「一個可屬望的青年」——如春夫所見的那樣，不得而知，可是，在若干年後的現在，我也幸而與他有「一會之誼」的大杰，可真稱得起一聲「遺少」了！那是在隱隱的成險時候，好排場的一個宗教儀式，大杰是辦人，兼司儀和主席，當時，大杰是「垂淚而道之」的說是：「人類是有宗教的感情的！信仰宗教，足以安慰人生！」在那一會，我很嘉許他，尚有哭朋友的眼淚，然而，同時便可惡他那種「才子」失去了「佳人」的作態，胡天胡地的說了一陣混話，加重地麻醉一羣無辜的女生！（據說，那個女校，就有宗教的宣傳）敢問：這與「時輪金剛會」有多大分別？難道那一批妖孽，

不會說什麼「人類是有宗教的感情的」嗎！可見，無視抗日義軍和革命民衆的劉大杰教授，和終日妖言惑衆（指其念佛救國等妄行而的言）戴「賢院長，真是「相隔不遠」呀！

大杰打起「窮不失節，死不惜命」旗號，然而據他自己說：這幾年來努力做着的只是「窮不失節」，我想：「乞憐昏夜」，顯然是「於今爲烈」的，這，只可不議不論了，至於大杰之真的或不致「失節」，還是靠他那一點點「凄然者久之」的心情救助了的！否則，國立大學教授又能用真名發表名文，進而：「五陵車馬自輕肥」，並不是什麼想望不到的了！

大杰說到：「……一般人感到物質生活的艱難痛苦，同時對於物質生活不肯放手，比過去任何時代還要固執，還要羨慕，……」這正是他自己的之所以沒有勇氣，甘作順民的小布爾的心理描繪！可是「知識」——或者還有什麼「節」吧，不時地還會

苦惱我們大杰教授，使他常會：『淒然者久之』：唉！坐上國立大學教授交椅，而又『拿出真名字，堂堂正正』地發表名文，精神——只是精神——還是這麼不大舒服呀！這才叫『大舞台對過——天曉得』哩！

看到了大杰的那幾位抗日朋友，畢竟與衆不同：別人不論他，咱家正也有幾個到東北去抗日的朋友，他們死了的不必說，近日也碰見隻身歸來的一個，然而據他說：『義勇軍的英勇義烈，真足以詔示我們：帝國主義並不難撲滅！所恨出賣民族利益的一般『民賊』，不惟不加以贊助，反多方面的直接間接幫助日本！還有些：失意政客官僚，不時到那兒去賣野人頭，也是一個大障礙！可是，這些，總阻遏不了義勇軍的風起，雲湧！』同是前線歸來的壯士，何以帶來的消息這麼相反？噢！是了：我非大學教授！而我的朋友，也沒在大學畢業過業！可是，他却在東北兩年多，幾次出死

入生，真真拚過命的！——他去時并無『壯士一去兮不復還之概』，也不會標榜過：『死不惜命』！——大杰教授抽煙打牌之餘，如想一正抗日視聽，我倒可以介紹一談的。

大杰自詡是『實在的話』，已經並不實在了，而大杰的爲人，我也頗有些『小人之過也必文』的：自己不惟怕死，還在痴心妄想追求永生，偏嚷着什麼：『不值得死』！自己甘作順民，又硬指一些無恥的革命販子是革命大衆——來誣譏革命民衆！又說自己『有良心』，『有蠻氣』，從這種『良心』和『蠻氣』所表現的呢：起初是，『淒然者久之』，既而，大作『打油詩』——或抽煙打麻將終則，大罵抗日義勇軍，大罵革命民衆！嗚呼，噫嘻！大杰可以休矣！依我說：教授如有時精神痛苦，或良心不安，勢要『淒然者久之』的時候，頂省事的，還是去抽煙，若有時間，不妨打打麻將，這，滿可以散散心，

逃避痛苦了，大可不必瞎做『打油詩』，亂說『混話』！萬一教授的風雅難銷，做起打油詩來，可以楷書恭封，寄呈知交老人去！若是非說話不可，回到閨房裏同嬌妻溫情軟語一陣，或跳上車子車到林語堂大師跟前，同他幽默一場，都包能過癮的！請記着：沒有誰希罕你的『打油詩小品文點綴這個沉淪的時代』呀！還是請你沉默，擱筆吧！

× × ×
正當劉大杰教授和春夫熱烈爭論的時候，也是在大晚報上，我看到這麼一個新聞：『綁匪本地人馬根生，揚州人管阿福，紹興人任子祥，……各處死刑……日前……奉到江蘇省政府核准執行，今晨乃由沈增善推事在一特院刑三庭，傳諭將馬等三犯自押所提出，訊問有無遺言，……即同訴稱：既犯綁案，自應服從法律裁判，死而無怨，惟在獄時，常受痛苦，則不能不伸一言，並代在獄犯人伸屈

！因獄中囚徒，每有食不能飽，爲恒見之事！更有三十七號及二號兩西人管獄員，輒藉端將囚徒毒打，苦不勝言。請求轉呈政府救濟，以解黑暗牢獄中囚徒倒懸之厄，則功德無量云云，——見陸月九日大晚報——這則新聞的標題是：『綁匪死前爲衆請命——痛述監獄黑暗——富有大衆精神——強盜竟發慈心——』

綁匪被處死刑，這有懲治盜匪條例可查，正是法所應爾的，至於他們爲什麼做了綁匪，這是不大爲人要問的，這三個綁匪，死了，也自然是活該，可是他們在監獄裏，身受禁卒和外國管獄員的虐待，又親眼看見同獄的難友餓死遭毒打和一切不堪的痛苦，自己是滿身鐵枷，想拯救自然是沒辦法，可是他在臨死的霎那，竟能從從容容地向推事伸訴，爲大衆請命！他們不僅是『死不惜命』，他們在一息尚存之前，還祈求渴望着他們夥伴得救！這，革命販子，不能！亡國大

夫，不能！國立大學教授，也是不能！

我想：這三位綁匪，若是大學畢了業，或更到外國吃過洋麵包，那，自然不會再做綁匪——就是盜國竊位也是無罪，在這兒，我假定他們也是被處刑的話，請想想看，他們還會具這一副義骨俠腸的麼？可信那是不會的，『良心』，能沒有了嗎？不！會『淒然者久之』麼？會！那爲什麼又武斷他們不再有那種俠義之氣的呢？是的，很簡單：『物質生活不肯放手，比過去任何時代還堅固執，還要羨慕……』而已。

這年頭究竟是怎麼年頭呀？我們看見臨死的綁匪，出決之前，還能慷慨陳詞，爲大衆請命！而所謂大學教授也者，自己怕死，自己躲在象牙塔裏，有時良心不安起來，弄得『淒然者久之』，不反省痛責沒出息，沒勇氣，倒反『假撇清』地譏罵義勇軍，侮辱革命民衆，來掩飾那種『小人恥

其獨爲小人』的下作行當！真是：『媽媽的，人心不古』了！

嗚呼！……

攻徐專著

區區

苦心孤詣，想好了一個題目，專門攻擊徐懋庸先生。——謂之曰：攻徐專著，攻擊徐先生的文章的文章也。

區區躲在社會落角里，噉飯，吸烟，無所用心，不攻擊徐先生，好像不足以顯示區區之偉大。既攻擊之矣，當必想得出理由，誰能擔保自己聖人似的沒有錯過呢？恰好徐先生有可攻擊之處，便肆意攻擊了。

換言之：如徐先生無可攻擊之處，區區當然要尋旁人加以攻擊的。但終因徐先生是光明人物，所以雖欲在小報上去大放厥詞，又恐徐先生不會理會這些；要大造謠言，力放冷箭，則好像對徐先生無所損傷；所以除開要請江湖術士，陰陰地去唸咒外，只

得借重大報紙，加以培擊了。

攻擊的根據呢？無所謂根據，總之徐先生不應該那樣！不應該那樣應該怎樣呢？應該這樣！當然，如徐先生原來這樣呢？也不該，又應該那樣了！

同時也公開了一個攻擊妙訣，名叫「這樣那樣」。

以下是正論：

談起來，這是一樁舊怨。區區昔日寫過一篇小文叫「危機」，因為看了許多青年聽着各方面嚷「危機」的話而覺得走頭無路，未免不忍，天地也正寬，將來的希望正廣大，何苦逼着識力不到的青年，叫他們寸步難移呢？難道叫他們跟自己走，替一己作前驅或後衛就沒有危機了麼？因此也舉着一個禪師問道的先例，那是既不能進，復不能退，也不能站住，否則要「撞頭碰額」或「一落千丈」，或成爲「立地死滅」了。

大人物本身是含着危機的，韓非

子曾經警告人不可批「逆鱗」，但現今大人物人是有逆鱗的，倘若不得人擁護，便要無聊，只得叫「危機」呀！也無非是叫人擁護自己而已。

這現狀就可哀，不但逼壞了海闊天空的翅膀而且將叫人人真陷入危機里去，跟自己走就對的麼？行將見一時代沒有人物，時代人心若死灰。當然，哀莫大于心死，用催眠的方法將強健的靈魂殺戮，也將從此大家垂手等待死亡，整個的黑暗局面便無法打開，那境況便要不堪設想。便索性追問一步道，進，退，立，皆不行，又怎樣呢？

那麼怎麼樣呢？——徐先生却來了一妙解，舉了一民歌爲證，叫人「大着胆子向前找，喚郎一聲罵一聲」哩！將「骰子已經落下了」一句拉了文。解作「把命運當孤注一擲吧」，將「孤注一擲」誤作「孤注」——夫青年求道，未必同于女子尋郎；擅撒舉兵，亦頗殊于賭徒擲注。找斯可矣，罵又奚爲

？設點既明，何須再擲？而且也還不會領悟到無論怎樣大胆，也還是要「撞頭碰額」哩，徐先生的解釋方法，是冤屈作者的。

要簡捷的說出來，這道理正是針鋒相對；愈無把握則愈想確巧，賭錢愈輸則愈想贏錢。賭徒是越賭越輸，越輸越賭。這種注不是金錢了，却是生命，生命也可當「孤注一擲」，這理論有些奇離。贏來的是什麼呢？該也是旁的生命吧。勸人稍看空生死是應該的，但也愈看清生命的價值，許多年來多少青年的血，正是無謂的當孤注虛擲了。

退一步說，就算生命的價值猶如金錢，不用去不行，但也不必浪費，何況擲孤注！改革社會時常需要生命，說危機真也處處是危機，但有成算，有方法，不僥倖，不熱昏。真到了沒有更好的方法了，必犧牲，知道是不得已，也不足爲訓。反之，太吝嗇也不行的。

當今報紙之妙論也層出不窮，早不久又有人在「說夢」了，使人不知其裝優或真痴，或是「反撲」。意思是人生若夢，夢里不殺人就被殺，那麼何不挺而走險、操刀殺人呢？這理論有些相同。但真在二十世紀里的人，有理想的人，決不糊里糊塗，將人生當作夢看，精神在不殺人也不被殺。必不得已而殺，也為止殺而行殺，也不是夢。即不幸而被殺，也不應因為是殺人而是救人，也不是夢。曹操會做裝夢里起來殺人，——根據三國志演義。——但他是假裝的。

當然，天地也是寬的。早不久又被徐先生弄的狹隘起來了。他的文意是恨自己這麼一種人，讀書人，而且只費有兩條路，一是閉門，一是自殺！這道理又有攻破的必要了，事實並不如此的。

其實這不過一個小小論理學上的錯誤而已，誰都容易犯的。如在文學家，這是一種創作文學的熱情，推已

及人，同情及物。但毛病是在自己雖是有階級，不必有階級皆如自己。階級可恨，自己不一定可恨；自己可恨，未必階級便可恨。從前創造社的理論，有閒即是有錢，這種論調近來也不大聽見了。即是古今中外的革命者，未必一定無閒，俄國好象是無產階級國家，但產業何嘗沒有！「可恨」是否自己的偶感，抑係大眾共通之情？即為大眾共通之情，這感情是否暫時的抑永久的？如係大眾共通永久之憤恨，這憤恨是否合理，這理論是否可靠？例如徐先生嫌自己這種人太多，好象穿了長衫不事生產，于社會毫無用處，而區區以為象徐先生這種人在社會上正嫌少，未必不是社會的中堅份子，單是覺醒一班糊塗蟲，其功亦將「不在禹下」。擾擾庸愚，明白人有幾個？何必栽上一支蘋果樹，穿上一件短衫，就算救了國？智識階級可恨，但智識本身的錯處在那里？那倒是無智識的合羣，排斥真的智

識，贗蔽智識。貽誤青年了。——謙退本是美德，但所根據者是自信。自信是重要的。

那前提一微誤，推論起來就狹隘了，幫閑或自殺。自殺可以無須，這問題太廣大，這里不必討論吧，以朱湘為例，雖是自殺，倒是被壓迫而死的。「又常別論」。如幫閑，也多半是文人的下場。這時着實的是社會經濟背景，穿長衫無所事事，不能生產，只得寄生。在昔封建之世，輕濟政治皆有常軌，幫閑的人對於社會也頗有益，正如某種野蠶身上也產生一種蜜汁，有吸收這蜜汁的螞蟻，其作用是代其驅除蠶身上的害蟲。到現代這野蠶已無蜜汁了，螞蟻就動手侵害這蠶子，吃完這蠶子。姑假定求生的本能無所謂善惡，則這可算是自然的現象。目前幫閑分子的範圍也的確廣大吧，在任何處看，人盡幫閑也，人盡幫閑也，悠悠一天到晚，便無所事事。比起白種人整日發揚蹈厲，日本人磨拳擦

掌，大家只當在刮風。一大部分人的理想好像是要等待好一點的主子來，使幫閑而比較有出息。這麼看，便知道這非文人獨有的惡行了。

反之，文人之幫閑者，倒是幫閑中之較好者，因為倘若不在作夢，不在殺人，也可以于社會有益的。如以生產為標準，以中國現狀為標準，論功定罪，落到文人幫閑者頭上，恐怕皆要算末流，能從幫閑的範圍一脫而至于有功德在生民，是最近的一步但也是最危險的一躍。從幫閑的範圍一落而至于蠹國殃民，也是最近的一步，也好像是自然的趨勢。在社會上略盡些自己的力量，討些小生活，也還是幫閑而已。悠悠者，何嘗不皆是此輩呢？

至若幫閑討生活，也頗能自知，已是難能。但怎樣希望幫閑者改革社會，殊屬夢想。有自知和自覺總稍有不同吧，但設想如果外國主子來管理中國的一切，那時幫閑者一定又大家

去幫忙，並幫閑的自覺也沒有了，這在歷史上有着先例，不難預知的。

這樣那樣，那樣這樣，不知足以廣徐先生的心意否？知道社會的情況較清楚，當然要感到幻滅的，空洞的，悲哀的。更了解人生，也更幻滅，更無望，更悲哀。但看黑暗愈深沈，感光明愈敏銳；知道現狀之腐朽，必相信改革之可期；發露着目前社會的矛盾和顛危狀況，必不忘同時現示其得救之因及將來進步的理想！

編者附記

看完了區區先生的這篇稿子之後，想發幾句話在這里。

區區先生原是把這篇稿子投寄一家大報紙的，即所謂「借重」大報紙，加以抬舉，「文中已經表明。但是那大報紙因為種種原因不要登，却展轉地到了我的手中。把這寄給我的某先生，並在附信中對我說：「就在自己所編的刊物上登出來，倒也有趣罷？」於是決定把它登出來了。不過，我對區

區先生也要反攻一句，就是他的文章常常做得太難懂了，彎彎曲曲，有意使人走「八陣圖」中的。

就是他的所謂「危機」一文，在自由談上登出之後，有好幾個朋友對我說，不知道那裏面所說的到底是什麼意思。我看了也覺得又是八陣圖，於是寫了一篇「怎樣超越危機」，主張大起胆子衝突，不料竟因此結了「怨」，這回得受他的攻擊了，這實在是我上了他的當。

但對於他的攻擊，我是不怨的，他這次的文章，我選擇佩服，尤其是一「孤注一擲」的問題。經他一指點，給我的益處是非常之大的，這道理也值得在此說一說。

拉丁文我是不懂的。我談凱撒的事情，所根據的是一本法國書。那書本裏引着 *Annales de l'empire romain* 這句話，還譯成法文註着：「La mort en est faite」，法文的意思原是「命運已經決定了」，也正是「骰子已經落下了」的意思。可是，在抄譯的時候，不知怎的，我忽然自作聰明地想「愈譯」了，於是乎成了「把命運作孤注一擲罷！」又給區區先生做了攻擊的話柄。這也可見得所謂「愈譯」是怎樣的不行了。

最後還得聲明一句，上面所發表的攻徐區，是已經被我刪掉了一段的。我的理由倒不是因為「太那個了」，只因「一段既與「攻徐」無關，又無關大體，刪了於原作無損，所以刪了。區區先生倘若不肯原諒呢——也能，橫豎他是在攻擊我。

桂戲在桂林

羅復

一 桂戲繁榮在賭場

廣西的桂林像中國的北平。

桂林城，被廣西人稱為古城的，大圈圍裏也有個小圈圍，名叫皇城。到夜間，電燈燃了，桂林城的電燈比煤油燈暗。照見街上往來行人像鬼影似的。

鬼影似的桂林城裏人和廣西人是有些不相同的，便和桂林鄉下人也好像有些兩樣。

因為，桂林鄉下人說桂林城裏人，有一個最恰切的故事：一位桂林城裏人窮得天天喫白飯，但他保存一塊豬油，在每天飯後擦一些在嘴唇上面，出外去向旁人誇他家的肉的滋味。一天，他向旁人說得天花亂墜，他的兒子跑來了；兒子向他說：「爹爹，你擦嘴唇的那塊豬油，被野貓喫去了。」

這故事從桂林鄉下人的口裏說出來，像一個旗人的故事一樣；所以，桂林鄉下人對桂林城裏人也不會有好感的。這一班鬼影似的東西，最愛虛文却最不講面子，你和他們做生意，除非你最精於講價錢便不會大喫其虧，但你講好價錢，他們拿紙包將買好的貨物包好給你，你回家打開包裹，便又會發現他們短少你一兩件的。

你如果到他們米粉店裏喫消夜，第一次，你將以為很

便宜，第二次，却不是你喫消夜而是他們喫你了，第三次你來不來，他管不了許多，因為，他們真也餓得慌了。

他們大都窮，但他們却又很懶。有一次，我僱來一位挑夫，他來了，只攜帶一條扁担；你罵他為什麼不帶索子，他恍然大悟，跑回去，很久，他拿來一根麻繩，三尺長，像一條錢串子；再罵他，他又恍然大悟了，跑回去，很久，再拿來一根索子，較麻繩大些粗些，這纔合用了。但因此耽擱了點多鐘的光陰，他却能行所無事地瞧着你一人發急，半句話也不說，半口氣也不歎。

這情形有加無已地普遍起來，像一種傳染，桂林城裏人每天在窮和懶的包圍中使他們的天曉得的狡猾，於是，更加像鬼影似的了。這許多的鬼影，在以前的四城賭場和現在的特區賭場更見其往來憧憧；因為，桂林城裏人是懶的，同時是愛尋樂的，城裏的影戲院和西湖酒家的桂戲戲價貴了，烟和賭又適合他們的口味，於是，桂林賭場便好像北平天橋，做了這許多鬼魂的枉死城了。

於是，桂戲便在賭場繁榮起來。

二 最可憐的寄生者

桂林城是有兩家影戲院的，戲價毫洋四毛，兩毛，並不貴，但看影戲的却很少。西湖酒家有一臺桂戲，日夜開演，戲價毫洋一毛，二毛，三毛，我在桂林時是時常光顧的地方。

有一晚，天雖下着雨，但我和兩位同事都很得閒，西湖的戲目又引起了我們的興趣，於是便冒雨同到西湖了。我們找了座位，喫了很久的瓜子，等了一點多鐘，開戲的時間過了，園子裏還只在三位菩薩；忽然，酒家經理來退票了，說今晚開戲，自己的損失太大，請我們大家原諒。演員們從內場走出場門，頭上帶着網巾，身上穿着戲衣，在可惜今晚的幾毛戲銀落空，——因為他們不是包銀制的，戲銀以每晚計算；便是名角，每晚的收入也不過毫洋幾毛罷了。——眼見着我們三人「起堂」走了。

大概，這樣的現像是任何地方所不會有的罷，然而，西湖酒家却能夠談然處之，而且，這一所不景氣的園子一直維持到現在，真令人莫明其土地堂了。但也並不奇怪；因為，桂林城的普遍的窮已經窮到極點了。

有一次，我的妻子很得意，因為她買了一對很便宜的花瓶。花瓶是景德鎮的出品，在九江，每隻花瓶的價值大洋八角，在桂林城洋貨店裏，要開價毫洋一元四毛；而她，却在磁器担子上花毫洋一元買一對花瓶，並找回一毫牙牙筒。她當然很得意；但是，在九江價值大洋八角的東西，運到桂林便連毫洋五角也不值了，桂林人的購買力可想而知，西湖酒家不景氣自有牠的原因，真不是可奇怪的事情子。

我以為最可奇怪的却還是桂戲繁榮在賭場的事情。桂

林城的窮人們是可以不喫飯的，但多數不能不吹煙賭錢。我家裏僕婦的兒子失業了，他母親每天給他一毛毫洋，他拿去便花在賭上，到晚上沒有寄宿的地方，又來尋他母親哭了。有一次，龍潭洞旁的小洞外有乞丐就巖洞結草棚寄居，推開草棚的門便見兩個乞丐睡在地下吃洋煙。其餘的，可推想而知了。

所謂四城賭場和特區賭場都是些煎油渣的地方，經常地有許多窮人們的憧憧鬼影。賭場是寄生在窮人們的身上的，但桂戲却寄生在賭場身上，離了賭場牠便很難圖取生存了。

桂戲這玩藝兒纔真是最可憐的寄生者呵！

三 太平歌結緣深

寄生在賭場身上的桂戲畢竟是湊熱鬧的一種東西。像商店的廣告似的，在以前，桂林有一張城門便有一座賭場，有一座賭場便有一班桂戲。戲園子是設在賭場中的，被賭攤包圍着，因陋就簡地搭一座白木板的戲台，擺許多白木椅檯便是客座，樓上的戲價是毫洋一毛，樓下的却一任賭錢的朋友們自由賞鑒了。

到後來，特區的三都戲院也一樣的設在賭場裏面，但規模比四城的桂戲園子擴大一些，樓上的戲價毫洋三毛，瓜子清茶都在內。這戲園我是去觀光過的，看戲的很多，但九分九是賭錢的朋友們，因此，演員們比西湖酒家的更

肯賣力些了；牠倚伏着賭場的靠山，便更使西湖的桂戲走上了劣敗之路。

所以，桂戲在普遍的窮的桂林城，仍有牠發展的徑路的；反過來說在桂林城除去這湊熱鬧的發展也另有牠發展的徑路，這便是說桂林城裏人對桂戲極感興趣。桂林真像北平，桂林城裏人大都是很有閒功夫的，他們整天講「味道」；上流社會整天栽花頑石山，下流社會整天鬥鷄養雀子，他們都拉得幾下，唱得幾句，再替他們吹點牛皮，便是說彩排的話也不費很多力的。

學校的游藝會，白話劇比文明劇還不如，但學生演桂戲卻還有些精采。聽說三初中還聘有教戲的先生，印有桂戲的講義，該校新年同樂會，女學生所演的「梨花斬子」也居然能夠叫座，這真像把北平搬到廣西來了。

桂戲能普遍地深入桂林城的民衆，在現在，是可以不言而喻的了，但決不是一時的事，也正和桂林城像北平不是一時的事情一樣。桂林城在以前是藩王的都城，這是誰都知道的；這便是桂林城裏人的腐化的根子，也便是桂戲的成長的原因。所以，京戲的祖師是唐明皇，說書的祖師是周莊王，乞丐的祖師是明太祖，賭錢的祖師是宋太祖，……凡關於墮落的行業，祖師都是皇帝。

以前的戲劇是「太平的歌舞」，沉酣於太平久了，便永遠不能振作，於是，「太平的歌舞」便和腐化深結不解

之緣了。

因此，桂戲普遍深入桂林城裏人，從往昔直到今日。

四 女伶被捧男伶倒

桂林城的女學生大都是像煞有介事的，每星期，她們敢同男朋友遊山，但在桂林城裏實現男女合演的白話劇，無論如何，總是不可能的。在去年，不知是爲着什麼，要舉行游藝會了，據籌備者的宣傳，說將有一種純女性的戲劇組織上演，在他們，總以爲這是件了不起的事情。

但桂劇卻早是男女合演，比廣州的粵劇都好像多有幾分自由。不過，牠這種男女合演畢竟是女伶本位，男演員只好像幫傭似的。他的組織大概是男女演員和一羣跑龍套的小女孩子，淨是由男演員充担的，但生和丑却不由男演員一手包辦，而且，半數是女演員充担的；看戲的最捧場的是旦，像西湖的金玉國，尹榕妹，三都的小燕飛，這一班女孩子都成了全劇場的主盟，所有的男演員，雖然是老伶工，也不能和她們爭短長的，這並非因他們所扮的不是旦，實在，是他們全不是女孩子，如果是女孩子的時候，像西湖的小生熊容仔，這一位剛升正脚的女孩子，不一樣的被看官們大捧其場麼？

原來，從歷史上講起來，桂劇裏的旦，下場時不卸裝，在後場給一班公子大老擺花酒的事情，我記得歐陽予倩先生曾在那裏說過這些話的。現在，雖沒有在後場擺花酒

的事情，但在女伶家裏打茶圍却也是很通行的。女演員，其實也是一種變形的私娼，據說你能唱得幾句桂調，最好是能唱得幾句京調，你和她們往來，便能夠很容易的取得她們的歡心，這地方，所少的只是沒有戲報罷了。

她每晚能得到毫洋幾毛的戲銀，她便已是女名角了；這一班可憐的女孩子，當然的要走到密賣式的道路上去。但更值得我們同情的却還是一班女伶，在西湖的男演員裏，有一位唱老旦的唐大厚，他在西湖劇場的地位不見得比跑龍套高得許多，但有一晚他獨唱余大君觀昆，他的唱工實在是够老到了。西湖的白鳳奎老板，是一位獨特的二花臉，便在湘戲極盛時代，他如果加入湘戲班，也是一位名角，然而，他在西湖真是潦倒極了，聽說現在他已不在西湖了。

因此，桂戲在桂林，又另有一種不良的勢力支配着牠。這勢力在桂林早已有牠的根基，在中國却又是一種趨勢，雖說是對於藝術，創傷是很大的，但不能不寄生在密賣式的女伶本位，也正和不能不寄生在賭場身上一樣的不能抵抗，又將若之何呢？

所以，最後的結論是：桂戲在桂林雖有牠深入的潛勢力，但保存牠的滅沒却全靠賭場和密賣式的女伶本位；因此，桂戲在這種寄生的命運之下，結果，便也將漸漸地走上把的絕路去了。

談魯迅

韓聚仁

「魯迅是葉讓斯，是野獸的奶汁所喂養大的；……他從他自己的道路回到了狼的懷抱。」

——何遜：魯迅雜感選集序言

談魯迅的文章已經寫得很多了：李何林所編的魯迅論，蒐集了方璧魯迅論，張定璜魯迅先生，林語堂魯迅那些名篇，最近何遜的魯迅雜感選集序言又給他以新的估價，似乎不必說什麼了。然而，我還想寫一點。

魯迅先生是非常寂寞的；新青年時代的同伴，有的飛黃騰達了，有的回到書齋過隱士生涯去了，只賸他飄泊在沙漠上。「凡有一人的主張，得了贊和，是促其前進的；得了反對，是促其奮鬥的，獨有叫喊於生人中，而生人並無反應，既非贊同，也無反對，如置身毫無邊際的荒原，無可措手的了，這是怎樣的悲哀呵！」（吶喊自序）

先前，魯迅先生曾用了種種方法，麻醉自己的靈魂；在槐蔭古屋中鈔古碑，過裝死的生活；但新青年時代以後，就不許他這樣做。他的偶或咳嗽聲，也許成爲文壇的談話資料，或許成爲嘲笑的題材。因此魯迅吃飯，魯迅走路，都寫入文壇消息。然而魯迅先生更寂寞了：仲尼巍巍坐在聖廟裏，也得七十二賢分列左右，熱鬧熱鬧；文學革命了十來年，只讓黃忠老將獨打頭陣，打了一陣，回頭看

看，後無來者，豈不要倒抽冷氣嗎？

中國文壇有所謂左翼，却不見所謂右翼。以題材論：甲午中東戰爭也是發揚民族精神的好題材，可以寫成如顯克微支的火與劍那樣偉大的歷史小說，却不見有人着筆。神州國光社的萬金重賞，也不見勇夫登場。沒有右翼的左翼，這文壇真寂寞得可以。左翼文壇之奉魯迅先生為宗匠，更是滑稽的事；給吶喊，彷徨以新的評價原是可以的，新評價畢竟不是新作品；以這種博大龐雜萬端齊動的社會題材，竟不見一部偉大作品出來！

自從魯迅先生以何家幹筆名在自由談寫諷刺短文以後，刺痛了許多人的眼角，終於不許再寫下去。在我看來，與其說不許他寫是悲憤，還不如說許他寫更是悲涼。魯迅先生的話早已說完了，走馬燈轉了過來，又須重新來述說一遍；走馬燈永遠轉不完，他的話只能够說了再說；不長進的孩子，任憑你耳提面命，依舊言者諄諄，聽者藐藐，在大人的心頭。是如何的痛楚呀！最可異的，當章太炎，汪精衛，胡漢民在東京辦民報的時候，梁啟超的新民叢報和他們旗鼓相當，時常大戰三百回合，愈戰愈有精神。在新文壇中，也曾有過創造社和文學研究會，語絲和現代評論的血戰。惟有近頃的文壇，憎惡何。幹者則有之；挺身迎戰者未見其人。我們所見的，只有何家幹是誰的筆名，左翼作家如何如何，魯迅避暑往青島這一類的記載。魯迅

先生於是走進他自己所設想的境域。

「他走進無物之陣，所遇見的都對他一式點頭。他知道這點頭就是敵人的武器，是殺人的不見血的武器，許多戰士都在此滅亡，正如砲彈一般，使猛士無所用其力。」

那些頭上有各樣旗幟，繡出各種好名稱：慈善家，學者，文士，長者，青年，雅人，君子……頭下有各種外套，繡出各式好花樣：學問，道德，國粹，民意，邏輯，公義，東方文明。但他舉起了投槍。

他微笑，偏側一擲，却正中了他們的心窩。

一切都頹然倒地——然而只有一件外套，其中無物。無物之物已經脫走，得了勝利，因為他這時成了戕害慈善家等類的罪人。

但他舉起了投槍。

他在無物之陣中大踏步走，再見一式的點頭，各種的旗幟，各樣的外套……

但他舉起了投槍。

他終於在無物之陣中老衰，壽終。他終於不是戰士，但無物之物則是勝者。」（野草）

章太炎先生曾在某次講演中，說起在東京時打筆墨官司的豪興，言下大有戀戀之意。魯迅先生當不禁想起陳西滢先生；在戰場上遇到敵手，比走入「無物之陣」總痛快一點。

x x x x

有一回，我在車上聽到兩位車客談論魯迅。甲說：「現在白話文，冰心女士的還有點味兒，魯迅的阿Q正傳不知說的什麼。」乙說：「他們都說阿Q正傳是最有名的作品呢！」魯迅先生的小說，對於社會的影響不能算得怎樣大；他的最有力量最有影響於社會的作品要算他的諷刺散文。魯迅先生說明他寫文章的態度是這樣：『我的確時時解剖別人，然而更多的是更無情面地解剖我自己，發表一點，酷愛溫暖的人物已經覺得冷酷了；如果全露我的血肉來，末路正不知要到怎樣。我有時也想想就此驅除旁人，到那時還不唾棄我的，即使是鼻蛇鬼怪，也是我的朋友。』（墳的後記）因此，他的每一篇作品，都面對着現實，給牠以無情的赤裸的剖開。從他的作品中，處處照見人們的靈魂隱秘處，使人們覺得有點慚愧。因此，他的敵人非常之多，張三說是道破了他的隱私，李四說是畫出了他的醜態，他有點近於孔融，曹操輩最不高興他。

有人以為諷刺作家的基點是「憎恨」，那是錯的；諷刺家的基點在於「憐憫」，——最深切的同情。魯迅先生他看見趙家的狗，趙貴翁的眼色，看見說咬你幾口的女人，看見青面獠牙的笑，見孔乙己的偷竊，看見老栓買紅銀頭給小栓治病，看見紅鼻子老拱和藍皮阿五，看見九斤老太，七斤嫂，六斤等的一家，看見阿Q的鎗斃，一句話，

他看見一羣在 Spinn 腳爪下的可憐蟲。其實你與我，連魯迅先生自己都在內，誰不在 Spinn 的腳爪下宛轉，哀呻？對於同命運的人，我們忍得憎恨嗎？所以魯迅的筆底，像是最無情的剝露，實是最懇切的同情。

魯迅先生偉大在此。

讀小品文(二)

無名氏

我憎人間世(原作孟郊詩) 復厭人間(原作孟郊) 語。飢腸白鳴喚，空壁轉飢鼠。詩從肺腑出，出輒愁肺腑，有如鴉片煙，(原作有如黃河魚) 出膏以自煮。尙愛百衲蕭(原作蕭斗歌)，幽默(原作鄒傑) 頗近古，作家飲冰罷(原作樊弓射) 汗出狐步舞，(原作獨速規囊舞) 不憂踏人白，赤脚曳(原作) 白紵，嫁與吉卜西，(原作踏不漢兒) 識離別苦。歌君江湖曲，感我長羈旅。

從「發掘」說到歷史小說 (下)

曹聚仁

言歸正傳。

發掘作者在前記尾上說：「埋葬在歷史裏的故事，自然是發掘不盡的，這一點微細的工作，也許可以證明「日光之下，並無新事」的一句格言。至於應如何看法，那自然，各要各的立場，各要各的見地。或者，歷史是警告着人們，不要再那麼樣；又或者歷史也在告訴人們，又要那麼樣了。」他把對於這發掘工作的意向，說得很明白了。

農民暴動是燒斷政權鐵鍊的大野火，牠和「北方強寇」同是敲在帝權棺材上兩大釘子，直到如今，還是以同樣姿態上場。農民暴動總是流寇式的如：

赤眉銅馬之亂，王莽傳：「是歲，赤眉刁子都樊崇等以飢饉相聚，起於琅玕，轉鈔略，衆皆萬數。」

黃巾之亂：皇甫嵩傳：「角以善道教化天下，轉相誑惑，十餘年間，衆徒數十萬，連結郡國，自青徐幽冀荆揚袁豫八州之人，莫不舉應。……所在燔燒官府，劫略聚邑，……旬日之間，天下響應。」

黃巢之亂：王仙芝以唐僖宗乾符元年聚衆反於濮州，其明年，黃巢聚衆反於宛句。各地百姓流離無所告，所在相聚爲盜。（黃巢之衆，流掠山東南湖湖北

安徽江西江蘇浙江福建廣東湖南四川陝西山西諸地，所向無敵。）

農民暴動的起因，也不外左列幾種：

1. 政府「用度不足，數橫賦斂，民愈貧困。」（食貨志）
 2. 民間「富者席餘而日熾，貧者踣短而歲蹙，歷代爲虜猶不贖於衣食，生有終身之勤，死有暴骨之憂，歲小不登，流離溝壑，嫁妻賣子，其所以傷心腐髓失生人之樂者，蓋不可勝陳。」（通典引崔實奏）
 3. （天災）關中癘疫，災旱傷稼。人相啖食，十而曰五。（人禍）天下死於役而家傷於財，……疆場之所傾敗，勞師之所殞殞，雖復大半不歸，而每年興發，比屋良家之子，多赴於邊陲。（隋書食貨志）
- 可是農民暴動，總是無組織無目的的，結果這個大力爲別一野心家所利用，造成他的新政權。如赤眉銅馬之亂，王莽傳謂：「初京師聞青徐賊衆數十萬人，訖無文號旗旗表識，咸怪異之。好事者竊言此豈如古三皇無文書號諡邪？莽亦心怪，以問羣臣，羣臣莫對。唯嚴尤曰：「此不足怪也，自黃帝湯武行師，必待部曲旌旗號令。今此無有者，直飢寒羣盜犬羊相聚，不知爲之耳。」後漢書劉盆子傳亦謂：「初崇等以困窮爲寇，無攻城掠地之計。衆既寢盛，乃相與爲約：殺人者死，傷人者償創；以言辭爲約束

，無文書旌旗。」可見農民暴動全是烏合之衆絕無組織的，赤眉既迫近長安，有人獻議不如立宗室，挾義誅伐。」方始立劉盆子爲帝。後來光武便利用這個號召來攫取他的政權。

關於農民暴動的特性，我還要加一點。一般人總以爲流寇是橫暴的，奸淫擄掠無所不爲的。其實也不盡然，流寇至少比官軍好一點。王莽傳記人民比較官軍流寇間的好壞，有這樣一段記載：「東方爲之語曰：寧逢赤眉，不逢太師；太師尚可，更始殺我。」可見流寇在社會上的實況。不過農民的保守性極強，「爲飢寒所迫，鋌而走險。」可是一離開家鄉，便生起懷鄉病來；或者掠得一些財物，便想回家享樂去。（劉盆子傳稱赤眉衆能數戰勝，而病敵厭兵，皆日夜愁泣思欲東歸。）所以農民暴動只是一把野火，不能持久的。

我們明白了這幾千年農民暴動的意態，再來看新掘裏前三篇寫農民暴動的作品：新堰，白楊堡，突圍，可以知道他的取材是否適當，觀察是否正確了。

新堰寫隋朝徵丁開河所激起的大暴動。先寫了壯徵發後老弱婦孺所過的日子，繼寫徵發女工時吏紳爲非作惡，次寫河工暴動的掀起。以便惋上場，以緊張結束，顯得非常有力量的。他寫河工們的心理：

「祇要當家的把傢伙運來，我們一定幹；你想，一忽

兒開河，一忽兒打仗，放了田不能種，東拋西散的；老實說：等當家的坐了龍廷，我們都不想封什麼王；安心種田，就是我們的本分。」

這是忠實的設想，全不用主觀的見解，歪曲了農民的意識成爲摩登的英雄，爲前此寫歷史小說的者所未有。

白楊堡寫官迫民反的過程非常清楚。他寫知識分子陸守中的愚弄農民和投機取巧的鬼心理，寫慈善家李信的喜劇，寫農民激於義憤而掀起的怒潮，都能恰到好处。作者對於凝固了的封建意識，理解很深，所以設身處地，能說出如其身分的話。以知識分子說農民的話，能說得這樣真實，我是第一次看見。再同看了玲那些田家冲之類的小說，直是土直了。

寫農民暴動三篇小說中，以突圍爲最成功。白蓮教的興起，並不是一個簡單的低級迷信，此中包含民族的憤火和階級的憤火。作者以飢荒的河南爲背景，以山西富人高利貸爲導火線。他寫農民的樸素意識，那麼浩大的事件，就是那麼簡陋地登場了。他的結尾如寫：

「縣城給我們占領了，幹吧！快點幹！」老周騎在馬上大聲說。

「幹呀！」大家跟着嚷。

可說是一場農民暴動的開幕式，那麼輕鬆的，使人覺到愉快的。

並不是我在瞎恭維，作者聖旦是在歷史的知識，文學的技巧都有相當的修養的，其成功並不是偶然的。

「非政治化」的高爾基

商廷發

——讀「革命文豪高爾基」——

鄒韜奮先生編譯的「革命文豪高爾基」裏敘述了高爾基和烏理亞諾夫的爭論，尤其是關於一九一七年高爾基的「新生活」報的事實，敘述得很詳細。並且說「這個報停辦之後，高爾基留在俄國的其餘時間，都完全用于非政治性質的工作。」

關於「新生活」報的問題，值得說一說。因為鄒先生——也許是英國教授康恩先生——沒有清楚的敘述高爾基的變改政治態度和坦白的承認自己的錯誤，所以「非政治性質」這句話很可以引起誤會。其實，十月之後的高爾基雖然經過一些時間的動搖，可是不久就堅決的擔負了偉大的「政治工作」——難道他的編輯許多種文化雜誌，叢書等等，不是政治工作嗎？尤其是一九一八年之後，他的參加「Com International」雜誌的編輯，他的團結和組織許多革命同路人的工作……都是有重大的政治意義的。

新的社會的產生，克服着難產之中的一切痛苦，不會不戰勝高爾基的懷疑。高爾基在革命初期的「新生活」報上，的確，曾經表示些對於革命的失望。然而到了一九一

我們應當向中國文藝界推薦這部新的創作。

x x x x x

八年五月間，他在「新生活」的論文裏的情緒，已經表現着相當的轉變。那年五月十七日，他寫道：「醜態和垃圾，在太陽好的日子，總要格外顯露些；時常會有這樣的事實：我們太緊張的注意着那些敵對我們對於「更好的」渴望的事實，我們就反而不再看見太陽的光線，彷彿不感覺到牠的活躍的力量……現在，俄國民衆整個兒的參加了自己的歷史——這里有極大意義的事變，應當從這里出發，來估計一切好的和壞的，一切使得我們痛苦和愉快的。」

「新生活報」到一九一八年七月十六才停辦的，而六月間，高爾基就已經停止了自己在這報上的文章，感覺到「新生活」報以前的態度，事實上違背了他的目的：贊助勞動民衆的真正的文化革命。

這在後來，高爾基屢次坦白的承認過的。例如白俄僑民的文學家，列文松在巴黎「Tempo」(時)報上攻擊高爾基的時候，有一個左傾的雜誌「Europa」(「歐洲」)給高爾基一封信，誠懇的請求他答覆。高爾基的回答是：「列文松的文章對於我一點兒也沒有什麼侮辱……我想，用不着說什麼魔鬼，因為人們想出了，並且擁護着比地獄還壞得不少的東西——這就是現代國家的可恥的結構。我同布爾塞維克一塊兒走，他們是否認自由的？是的，我同他們

一塊兒走，因為我擁護一切忠實的勞動的人的自由，而反對寄生蟲和空談家的自由。在一九一七年，我同布爾塞維克爭論過，敵對過，當時我覺得，他們沒有能力領導農民，而農民被戰爭所無政府主義化的了，而且布爾塞維克同農民的衝突，會使工人政黨滅亡。後來，我相信了，這是我的錯誤，而現在我完全深信，不管歐洲各國政府的敵視，以及因為這種敵視而發生經濟上的困難，俄國的民衆已經走進自己的復興時代」。

高爾基的創作生活一直同廣大的羣衆鬥爭聯系着的。如果看一看俄國革命運動的歷史，一八〇〇年，反動期間，歐戰，十月，經濟恢復和五年計畫……那末，我們可以看見高爾基的天才總在反應着當時的事變，回答歷史所提出來的新的問題。他自己在鬥爭，在羣衆裏學習着，他給羣衆極寶貴的『精神糧食』——偉大的藝術作品。他在鬥爭和工作的過程裏改正自己的錯誤，磨礪自己的武器。

他說：『當然，在極卑劣的許多次害蟲政策的事實之後，這固然是一部專家的反動手段，可是，我必須重新審定——而且已經重新審定了我對於科學家、技術專家的態度。』他的重新審定的態度，正是他的新的創作的淵源。一九二五年初他對人說過：『……我在寫着一部大作品。寫的是「空想出來的人」。我們這裏「空想出來的人」實在多。有人把他們「空想出來」，而他們也在自己把「自

己空想出來」……』。這就是『四十年』——『克里謨薩讓京』。這部大小說是說的一九〇五年之後俄國智識份子的離開革命。這是『中等智識份子』的寫真。這種份子占了革命者職位的市僧，是鈔襲和盲從別人的思想的奴才，而自己按照着書本空想出自已的典型——一些無才的聰明人。結果，他們用自己的雪白的手擁護那『比地獄還壞得不少的東西』。

高爾基的創作生活的變遷，譬如上面所舉的一個例子，可惜在鄒先生編的『革命文豪高爾基』裏太少了。然而不管這些——不管政治上的某些模糊的見解，不管關於文藝生活的缺少——這本書對於讀者還是一件寶貴的贈品。尤其在中國現在——介紹和學習世界文學的參考書如此之少的時候。讀者真正要學習的時候，他自然會深刻的思索，勤懇的找尋材料，用批判的態度去讀一切書；那末，像鄒編『高爾基』對於他一定有很大的益處。我在讀完之後，指出這本書的幾個缺點，目的只在收集一些材料在這里，幫助別的讀者的判斷。而且表示希望關於高爾基，尤其是高爾基自己的作品，有更好的，同鄒編的這本同樣認真的譯本出現。

瑪爾伐

高爾基作
實價三角五分

讀了商先生所介紹的『革命文豪高爾基』，固然可以相當地瞭解高爾基，但最好還要請讀他自己的好作品。本書是他的好作品之一。

革命

〔耶穌〕之 巴比塞著
第四章 陳君治譯

- (一)——在教堂裏立着那些知道說話的人們。
- (二)——我呵，是幼小者，我只會低聲地說話。
- (三)——但我已能聚精會神地聽了。
- (四)我坐着，我低着頭聽着，看見俯在膝上的手有一個指頭是受傷了，被鎚子傷了。
- (五)——接着，我覺我聽見的聲音高了起來。
- (六)——在外面，我們是辨不出誰是猶太人的男和猶太人的女的，除去從他們的膚色，他們流眇的眼與粗的手指。在這教堂的裏面，我們只看見人的種類。
- (七)——信仰的勇敢對於神是畏懼的。
- (八)——聚集在這裏的我們，我們擠靠在一起，是由於對於神的怕呵！
- (九)——有人說着話。我想到那荷海米的偉大的日子。
- (十)——因為那是在我們的歷史中最喜愛的地方。
- (十一)——當着那愛司特拉結着伴的羣從巴比倫來到耶路撒冷時，他們就發見了寺堂的齋育已經遺忘了法律，並且當失望的愛司特拉在人民的面前懺悔他的罪過時，以色列人完全全地後悔了，完全全地倦歇了，並且重

- 新開始他的不信神的毀壞了的幸福。
- (十二)——這種再始是艱難而且偉大的，可是，在完成它的歡快中，耶路撒冷在七天以來披滿了樹的葉。那橄欖樹，米特樹，棕櫚樹幹作的營帳，到處高張着！在屋的頂上，天井中，教堂前的空場上。
- (十三)——因為以色列人是有着一個偉大改過的精神哩。
- (十四)有一個不朽的春天他們的臟腑裏。
- (十五)——以色列人陷在罪過裏，但是他有逃出的劍。
- (十六)——他的疚心是無情的。
- (十七)——但他從此就成爲人民中的直線了。
- (十八)——現在呢，我們同樣是處在我們共同的悲劇的嚴重的時光哪。
- (十九)——在各方面，今天有一重大的消息傳了出來。
- (二十)——那樣的日子是近了，古老的世界快要死了。
- (二十一)——他們說這是革命的時機的成熟哩，在土地的朝色中會爆發出正義的彩虹哩。
- (二十二)並且昂起頭來，他們以色列人生活的安慰

(二三)——因為不朽喝退了西雍，並且正義的神傾覆了魔鬼的光榮底土地如許的王國，得要使土地上的王國滅滅了許多，在天神的命令中把這消息向我們報告了。

(二四)——因為在下面(他們說)，還有地獄的深淵哩。死人的地獄哩，然後才是行人來往的土地，然後才是空氣和被撒旦和其王子劃破的穹蒼，然後才是未開的七重天，會合着千百的天神，與有力的權威，圍着那七座御位，哦，從七重天救世主將會脫了出來的，那唯一的御位是燒成了碎片，一直跌落到土地之上，然後再化為向萬彙的 *Plarôme* 穿過上升的火光。

(二五)——天國裏的救世主將會有一把鑿刀，於是土地便收穫了。他追隨着犯了罪的人：如果他跳在海裏，天主說，我收買水怪捕捉他；如果溜在人羣中，我要叫劍手取他的喉嚨，如果升到天空，我趕他下來，如果遁入坟墓，我要把他拖出。

(二六)——許多的王國成為過去了。那些統制幽家的人物將要使他們呼號了出來。天堂消逝了。所有的島，全陷沒，所有的山，全不見了。這將是悲慘的激怒的一天，太陽無光，騎士與幽靈決鬥於高空的雲霧間。因為這一天，土地要付死者的租稅，並且地獄要付他們所欠的。

(二七)——於是革命的英雄擺佈了一個新的世紀，以色列人將要騰高於老鷹之上，並且那不朽將予我們以幸

福的款待。

(二八)——這便是我們人民所做的夢。(因為人民的幻想是如同一個人做着他的夢瑣瑣碎碎的。

(二九)——我們的希望是接連地打得粉碎了，我們是希望底人民啊，是百姓啊。

(三〇)——不幸遭逢到我們，是再沒有終時了。

(三一)——這便是我們要狂呼的，我們還是在沉沉地睡着喲！

(三二)——在我回轉去所經過的路上，西墜的太陽慢慢地落去。人們都在想着革命。

(三三)——有一個人說：你相信它會來麼，這個革命？另一個人說：我以為就是明天的事了。

(三四)——所有的人都瞧着天空深處的太陽，世界的正義的宮殿。

(三五)——但是每個都忙着他自己的工作與事務。因為人們當時是有許多的希望的，分出各種的不同。

(三六)——在我經過學校的地點時，我聽見他們，在對於教師的恐懼和倦乏下，同聲的唸着：*Caphtor, Kithim, Ophir.*

(三七)——因為人是在分秒中生活着。

(三八)——圍繞着那巨大的無花果樹，在每家門前都有一棵中等的無花果樹的。

(三九)——無花菓樹的葉是與人的手指一樣的有微
微的溫。

(四〇)——無花果樹一家間一棵的生長着。

(四二)——在那多少的黃昏的一個黃昏，每個人得
到而又失掉的黃昏，我睡時，我自問道：我須要些什麼
呢？

(四三)——我有一種憤怒的感情，這憤怒與革命倒
有點相似。

(四四)——我們先人的地獄對我狂吼着。

(四五)——人是做了為正義而做的事。

(四六)——他寫着：我將要用正直做一個準尺，用
正義來做一個測量器。

(四七)——同一條湍急的川流。

巴比塞作 陳紹宗譯

地獄 實價一元

讀了作者的「耶穌」這樣的傑作，誰都會承
認他的偉大吧。但他的傑作却還不只「耶穌」一
部，本局出版的「地獄」，即是其中之一。因此，
為使你能多方面了解巴比塞起見，讀了「耶穌」
之外，你不能不讀這部「地獄」。

模範文學讀本

研究文學的人，固然一方面應該從
理論上下功夫，但是另一方面，也不可
不研讀好的作品，作進一層的理解。否
則總嫌空洞，徒勞無功。
但古今中外，名作浩如烟海，勢難
遍讀。
本局出版的這一套模範文學讀本，
恰恰解決了這一困難。它是由各種名作
中精選出來，而經過整理的。並有總評
闡明其優點。

模範小說讀本

謝六逸編 實價一元二角

模範小品文讀本

林蔭南編 實價一元二角

模範議論文讀本

陳梅編 實價一元二角

模範書信文讀本

林英編 實價一元

模範日記文讀本

謝美雲編 實價一元

光華書局出版

上海四馬路二八一號